

于安瀾書畫學四種

書學名著選

二

于安瀾 編著
孟雲飛 校訂

 河南大學出版社
HENAN UNIVERSITY PRESS

于安瀾書畫學四種

書學名著選

二

于安瀾
孟雲飛

編著
校訂



河南大学出版社
HENAN UNIVERSITY PRESS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書學名著選 / 于安瀾編著. — 鄭州: 河南大學出版社, 2014. 12

(于安瀾書畫學四種)

ISBN 978-7-5649-1802-6

I. ①書… II. ①于… III. 漢字—書法—著作—中國—
晉代~近代 IV. J292.1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14) 第 298245 號

出版發行

河南大學出版社

地址: 鄭州市鄭東新區商務外環中華大廈

二四〇一號

郵編: 四五〇〇四六

電話: (〇三七一)八六〇五九七〇一(營銷部)

網址: www.hupress.com

河南新華印刷集團有限公司

河南省瑞光印務股份有限公司

二〇一五年七月第一版

二〇一五年七月第一次印刷

(叢書全四種)九三三圓

(本書全二冊)九五圓

排 版
印 刷
版 次
印 次
定 價

聯係調換)

(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請與河南大學出版社營銷部

論書賸語

頻羅庵論書

書學

南北書派論

北碑南帖論

初月樓論書隨筆

學字

安吳論書

書概

附 中國書法源流表

論書牘語

清王澐

古人學書皆有師傳，密相指授。余學之五十餘年，不過師心探索，然古人之旨可得而窺。又年來縱意模古，心所通會，往往條書紙尾，檢括合者併錄成卷，名曰論書牘語，附見卷末，期以就正有道云爾。

執筆

執筆欲死，運臂欲活。指欲死，腕欲活。

五指相次如螺之旋，緊捻密持，不通一縫，則五指死而臂斯活，管欲碎而筆乃勁矣。

作蠅頭書，須平懸肘高提筆，乃能寬展匠意。字漸大，則手須漸低。若至擘窠大書，則須是五指緊撮筆頭，手既低而臂乃高，然後腕力沉勁，指揮如

意。若執筆一高，則運腕無力，作書不浮滑便拖沓。

學歐須懸腕，學褚須懸肘；學顏須內鉤，學柳須外掇。

運筆

世人多以捻筆端正爲中鋒，此柳誠懸所謂「筆正」，非中鋒也。所謂中鋒者，謂運筆在筆畫之中，平側偃仰唯意所使，及其即定也，端若引繩，如此則筆鋒不倚上下，不偏左右，乃能八面出鋒。筆至八面出鋒，斯施無不當矣。至以禿穎爲中鋒，只好隔壁聽。

又世人多目禿穎爲中鋒，非也。歷觀唐、宋碑刻，無不芒鍛銛利，未有以禿穎爲工者。所謂藏鋒，即是中鋒，正謂鋒藏畫中耳。徐常侍作書，對日照之中有黑綫，此可悟藏鋒之妙。

「如錐畫沙」，「如印印泥」，世以此語舉似沉着，非也。此正中鋒之謂。解者以此悟中鋒，思過半矣。

筆折乃圓，圓乃勁。

「勁如鐵」、「軟如綿」，須知不是兩語。「圓中規」、「方中矩」，須知不是兩筆。

使盡氣力，至於沉勁入骨，筆乃能和；和則不剛不柔，變化斯出。故知和者，沉着之至，非軟緩之謂；變化者，和適之至，非縱逸之謂。

結體欲緊，用筆欲寬，一頓一挫，能取能捨，有何不到古人處？解得頓挫，斯能跌蕩。指如懸槌，筆如死蚓，豈有是處？

「古釵脚」不如「屋漏痕」，「屋漏痕」不如「百歲古藤」，以其漸近自然。顏魯公「古釵脚」、「屋漏痕」只是自然，董文敏謂是藏鋒，門外漢語。

「釵脚」、「漏痕」之妙，從生入，從熟出。

東騰天潛淵之勢於毫忽之間，乃能縱橫瀟灑，不主故常，自成變化。然正須筆筆從規矩中出，深謹之至，奇蕩自生，故知「奇」、「正」兩端，實唯一

局。

以正爲奇，故無奇不法；以收爲縱，故無縱不擒；以虛爲實，故斷處皆連；以背爲向，故連處皆斷。學至解得連處皆斷，正正奇奇，無妙不臻矣。

以拔山舉鼎之力爲舞女插花，乃道得個「和」字。杜元凱言：「優而柔之，使自求之；饜而飫之，使自趨之。若江海之浸，膏澤之潤，渙然冰釋，怡然理順。」至此乃是「和」處。

能用拙，乃得巧；能用柔，乃得剛。

用筆沉勁，姿態乃出。

須是字外用筆，大力回旋，空際盤繞如游絲、如飛龍，空然一落，去來無跡，斯能於字外出力，而向背往來，不可端倪矣。

隔筆取勢，空際用筆，此不傳之妙。

南唐後主「撥鐙法」，解者殊鮮。所謂「撥鐙」者，逆筆也。筆尖向裏則全勢皆逆，無浮滑之病矣。學者試撥燈火，可悟其法。

須有不使盡筆力處。

工妙之至，至於如不能工，方入神。解此，元常之所以勝右軍，魏、晉之所以勝唐、宋也。

歐多折，顏多轉。折須提，轉須捻。

結字

結字須令整齊中有參差，方免字如算子之病。逐字排比，千體一同，便不成書。

作字不須預立間架，長短大小，字各有體，因其體勢之自然與爲消息，所以能盡百物之情狀，而與天地之化相肖。有意整齊，與有意變化，皆是一方死法。

純肉無骨，女子之書，能者矯之而過，至於枯朽骨立，所謂「楚則失矣，齊亦未爲得」者也。古人之書，鮮有不具姿態者，雖峭勁如率更，適古如魯公，要其風度，正自和明悅暢。一涉枯朽，即筋骨具而精神亡矣。作字如人然，筋、骨、血、肉、精、神、氣、脈八者備而後可爲人，缺其一，行尸耳。不欲爲行尸，唯學乃免。

有意求變，即不能變。魏、晉名家無不各有法外巧妙，唯其無心於變也。唐人各自立家，皆欲打破右軍鐵圍，然規格方整，轉不能變，此有心無心之別也。然欲自然，先須有意始於方整，終於變化，積習久之，自有會通處。故求魏、晉之變化，正須從唐始。

用墨

東坡用墨如糊，云：「須湛湛如小兒目睛乃佳。」古人作書未有不濃墨者。晨起即磨墨汁升許，供一日之用。及其用也，則但取墨華，而棄其渣滓，

所以精彩渙然，經數百年而墨光如漆，餘香不散也。至董文敏始以畫法用墨，初覺氣韻鮮妍，久便黯黹無色。然其着意書，究未有不濃用墨者，觀者未之察也。

墨須濃，筆須健。以健筆用濃墨，斯作字有力，而氣韻浮動。

臨古

自運在服古，臨古須有我。兩者合之則雙美，離之則兩傷。

臨古須是無我，一有我只是己意，必不能與古人相消息。

習古人書，必先專精一家，至於信手觸筆，無所不似，然後可兼收併蓄，淹貫衆有。然非淹貫衆有，亦決不能自成一家。若專此一家，到得似來，只爲此家所蓋，枉費一生氣力。

窮其源流，究其變化，然後作字有本。不理其本，但取半路擗扯，不濟事。

臨古須透一步、翻一局，乃適得其正。古人言：「智過其師，方名得髓。」此最解人語。

攝天地和明之氣入指腕間，方能與造化相通，而盡萬物之變態。然非窮極古今，一步步腳踏實地，積習久之，至於縱橫變化無適不當，必不能地負海涵，獨扛百斛。故知千里者跬步之積，萬仞者尺寸之移。

孫虔禮云：「察之者尚精，擬之者貴似。」凡臨古人，始必求其似，久久剝換，遺貌取神，則相契在牝牡驪黃之外，斯爲神似。宋人謂顏書學褚，顏之與褚絕不相似，此可悟臨古之妙也。

正書樂毅爲主，黃庭內景、洛神佐之；行書蘭亭爲主，聖教、爭坐佐之；草書十七帖爲主，書譜、絕交佐之。

人必各自立家，乃能與古人相抗。魏、晉迄今，無有一家同者，匪獨風會遷流，亦緣規模自樹。僕嘗說：「使右軍在今日，亦學不得，正恐爲古人蓋

也。」

作一字，須筆筆有原本乃佳，一筆杜撰便不成字。

作書不可不通篆隸。今人作書別字滿紙，只緣未理其本，隨俗亂寫耳。通篆法則字體無差，通隸法則用筆有則，此人門第一正步。

凡臨古人，始在能取，繼在能捨。能取易，能捨難。然不能力取，無由得捨。

善學柳下惠，莫如魯男子，於此可悟捨法。非拆骨還父、拆肉還母，何從現得清淨法身來？

篆書

篆須圓中規，方中矩，直中繩。

篆書用筆須如綿裏鐵，行筆須如蠶吐絲。

篆書有三要：一曰圓，二曰瘦，三曰參差。圓乃勁，瘦乃腴，參差乃整

齊。三者失其一，奴書耳。

陽冰篆法直接斯、喜，以其圓且勁也。筆不折不圓，神不清不勁。能圓能勁，而出之虛和，不使脈興血作，然後能離方遁圓，各盡變化。一用智巧，以我意消息之，即安排有跡，而字如算子矣。有明一代，解此語者絕少，所以篆法無一可觀。

隸書

漢、唐隸法體貌不同，要皆以沉勁爲本。唯沉勁斯健古，爲不失漢人遺意，結體勿論也。不能沉勁，無論爲漢、爲唐，都是外道。

吾衍三十五舉云：「隸書須是方勁古拙，斬釘截鐵，挑拔平硬如折刀頭，方是漢隸。」今作者不得古人之意，但以弱毫描取舊碑斷闕形狀，便交相驚詫，以爲伯喈復生，豈不可笑？

隸出於篆，然漢人隸法，變化不同：有合篆者，有離篆者，有增篆者，有

減篆者，爲體各殊，訛舛錯出，須要合篆乃爲正則。林罕言：「非究於篆，無由得隸。」此不刊之論也。

楷書

晉、唐小楷，經宋、元來千臨百模，不惟妙處全無，並其形狀亦失。唯唐人碑刻，雖經剝蝕，而其存者去真跡僅隔一紙，猶可見古人妙處。從此學之，上可追蹤魏、晉，下亦不失宋、元。

楷書不當措置平穩，然須從平穩入。

黃山谷言：「大字欲結密無間，小字欲寬綽有餘。」作蠅頭細書，須令筆勢紆餘跌宕有尋丈之勢乃佳。觀褚公陰符經、顏公麻姑記，有一字局促否？

行書

以楷法作行則太拘，以草法作行則太縱。不拘不縱，瀟灑縱橫，濃纖得中，高下合度，蘭亭、聖教鬱焉何遠？

不疾不徐，官止神行，胸有成書，筆無滯體，行書之妙盡矣！

懸針欲徐，徐則意足而態有餘妍；垂露欲疾，疾則力勁而筆能覆逆。

米老言：「無垂不縮，無往不收。」此兩語宣泄殆盡。

草書

右軍以後無草書，雖大令親炙趨庭之訓，亦已非復乃翁門仞。顛、素以降，則奔逸太過，所謂「驚蛇走虺勢入戶，驟雨旋風聲滿堂」，不免永墮異趣矣！孫虔禮謂「子敬以下，莫不鼓努爲力，標置成體」，內不足者必外張，非直世降風移之故也。余論草書，須心氣平和，斂入規矩，使一波一磔，無不堅正，乃爲不失右軍尺度。稍一縱逸，即偃規改錯，惡道全出。米老譏素書謂「但可懸之酒肆」，非過論也。

姜白石論草書須有起有應，各盡義理。愚以爲此只死法耳。欲斷還連，似奇反正，不立一法，不捨一法，乃能盡妙。夫唯右軍必也聖乎！

草書如何守正？圓中規，方中矩。如何盡變？無圓而不矩，無方而不規。如何用力？從規矩入，從規矩出。如何究竟？一步不離，步步縱捨，至於能縱捨，所謂從心不逾。右軍化不可爲其底蘊，不過些子；顏、素只此些子差，所以永墮異趣。

榜書

榜書須我之氣足，蓋此書雖字大尋丈，只如小楷，乃可指揮匠意。有意展拓，即氣爲字所奪，便書不成。

榜書每一字中，必有一兩筆不用力處，須是安頓，使簡淡，令全字之勢寬然有餘，乃能跌蕩盡意。此正善用力處。

凡作榜書，不須預結構長短闊狹，隨其字體爲之，則參差錯落，通體自成。結構一排比令整齊，便是俗格。

凡榜書，三字須中一字略小，四字須中二字略小。若齊一，則高懸起便